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大甲
咸有一德

書

七八



服部文庫
117
145
2

117
145
2

尚書註疏卷第七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啓嗣禹位伐有扈

之罪。啓禹子。嗣禹為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

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為無道者。案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

水名。今在鄠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啓與至甘誓。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眾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

位一作立

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

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

傳曰：發首二句。

敘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

意小異耳。○**傳**甘有至先誓。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郿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鄂扈音同，未知何時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秦誓未戰而誓，故別為之名。秦誓自悔而誓，非為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傳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將子

王曰嗟六事之人

傳各有軍事故曰六事。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傳五行之德王者相承

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

不一皆作弗

為

五行怠情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

○侮亡甫及正如字徐音

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情徒臥反

天用勦絕其命

用其失道故

勦截也截絕謂滅之

○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

今予

惟恭行天之罰

恭奉也言欲截絕之

○罰音伐左不攻

于左汝不恭命

傳

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傳

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

以退敵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傳

御以正馬為政

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

○御魚慮反

用命賞于祖

傳

天子

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

子也
補

弗用命戮于社

傳

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

用命奔北者則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

嚴社之義

○戮音六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

予則孥戮汝

傳

孥子也

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耻累也

○孥音奴累劣偽反

至戮

汝○正義曰史官自先敘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眾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勅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眾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

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
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
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
天子至命卿○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為
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
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
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
大戰○各至六事○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
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
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
徧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
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五行至
亂常○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
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謂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
德在水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
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
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為大罪也
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

兄一作見

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天子廢
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
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
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為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
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
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
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
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天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
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特親而不恭也
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姁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
姓則為啓之兄弟知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姁為
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姁帝嘉其德又以姁姓顯揚
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
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為夏之
同姓○用其至滅之○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
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
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

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為截也。○**德**左車至其職。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般豈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德**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以正馬為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

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總解之。○**德**天子至不專。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德**天子至之義。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非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敘諸勳乃至太祖賞耳。○**德**孥子至恥累也。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

刑父子弟罪不相及今云擊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太康失邦

傳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傳太康五

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子各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須于馬云止也汭如鏡反本又作內音同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爲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

自作歌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

昆故云太康之五弟

五子之歌

傳啓之五子因以名篇

疏五子之歌正義曰史述

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

太康尸位以逸

傳

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

本又作份豫本又作豫悖音同

滅厥德黎民咸貳

傳君喪其德則衆

民皆二心矣

○黎力兮反 喪息浪反

乃盤遊無度

盤樂遊逸

無法度

○盤步干反本或作繫度如字樂音洛

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

反

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甸田獵過百日不還

音田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羿諸

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

○羿五計反徐胡細反距音巨

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

御侍也言從畋或作才用

非 羿于洛之汭五子咸怨

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

○後胡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述循也歌以敘怨

太康至作歌○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為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

后上有之字

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

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

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

之時其第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

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

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已怨之志也

其弟侍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

以箕太康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

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

作文之勢當然也○尸主也○正義曰釋詁文○

也○有窮至廢之○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

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

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

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

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

不一作弗下同

號非彼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敘怨。○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為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其一曰皇祖有**困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摠之

訓民可近不可下 **傳**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近附近之近分扶開反**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傳**言

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傳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 **傳**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三如字

索息洛反 **補**

又息暫反 **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傳**十萬見賢遍反

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懷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

危懼甚。○懷力甚反朽許久**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傳**

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其一至不敬

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

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

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

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

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爲人所怨

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

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

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懷懷乎危懼若腐索之

馭六馬索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爲

民上者奈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

皇君至失分。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言能至眾心。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眾心也。三失至其微。正義曰：顧氏云：怨望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十萬至懼甚。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懷懷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取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圍，四馬曰乘，康王之語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其二曰訓有之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

作為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

傳 作為至鳥獸。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昭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感以喪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為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為鳥獸也。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 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甘，一音戶，甘反。嗜，市志反。峻，思俊反。牆，慈羊反。厭，於鹽反。又於豔反。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

傳 有一必亡，況兼有乎。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陶唐至四方，云帝堯為陶唐氏，章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并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

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言失堯之道亂其

法制自致滅亡

履反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

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

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

貽以之反

關石和鈞王府

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

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

亡覆芳服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

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所以滅宗祀也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為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為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金鐵至取亡正義曰關者道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綿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准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邇之使
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
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
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
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
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
入金不從草之條費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
顧之義亦得通也

曷何也言思而悲曷戶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仇

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

賢士鬱音蔚陶音挑鬱陶憂思也忸女弗慎厥德

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

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雖如字其五至可追

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

悲太康為惡毒徧天下萬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

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

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

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

至此為深皆是羿距時事也仇怨至國乎正

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為怨也羿距於河

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鬱陶至賢士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

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

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

故以顏厚為色愧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

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故天

亂國之侯受王命為大司馬掌六師於是有義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胤國之君承王命往征之。○**傳**羿廢至天子。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太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傳**誓勅之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傳**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為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

令一作零
師

有常憲

傳

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百官修輔厥

后惟明明

傳

修職輔君君臣俱明每歲孟春適人以

木鐸徇于路

傳

適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

振文教

傳適在由反鐸待洛反鈴音公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官眾眾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

失常

傳藝本又作藝更音庚技其綺反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傳**言百

官廢職服大刑

傳告于至常刑。正義曰胤侯將征有之眾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為世之明證可以定

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為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臣

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適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眾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
○徵證至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察郤為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為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為安也。聖人將為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為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
○言君至常法。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眾臣。○
○適人至文教。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適人不知其意蓋訓適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

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
○官眾至失常。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眾謂眾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關已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
○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也。○
○言百至大刑。正義曰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眾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
○顛覆言反側將陳義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
○覆芳服反。○
○倒丁老反。○
○沈亂于酒畔官離次。○
○沈謂醉冥失次位也。○
○離如字又力智反。○
○冥莫定反又亡丁反。○
○俶

尚書疏

卷之七十四

及古制

擾天紀遐棄厥司

傳 倣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

所主也 倣本又作併亦作叔

同尺六反擾而小反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于房

傳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

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傳 凡日食天子伐鼓

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

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擬日食之百役也

音色 馳車馬曰馳走

義和尸厥官罔聞知

傳 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傳 闕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政典曰先

時 赦

時者殺無赦

傳 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

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

時則罪死無赦

傳 先悉薦反又如字註先時

者殺無赦

傳 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

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

傳 後胡惟時至無赦

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爲大罪惟是義和顛倒其奉上

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

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

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

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

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

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爲災異之大羣官從遽若

此義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義和昏

開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
王為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為曆之法節氣先天時者
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況乎
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況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
也。○**傳**顛覆至之誅。正義曰顛覆言反側謂人反
側也。人當堅立今乃反側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
人之反側然言臣以事君為德故言顛覆厥德胤侯
將陳義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
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况叛官離次為大罪乎。
傳沈謂至次位。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
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為沈。○**傳**傲始至所主。
正義曰傲始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為亂也洪
範五紀五曰曆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
日此時日之事是義和所司言棄其所主。○**傳**辰日
至可知。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
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
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月行一度月
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

止

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之聚會為辰一
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
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
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
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
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印不成共處
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
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
知不然者以集是上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
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
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並可推算
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
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傳**凡日至百役。正
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
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社預以為伐鼓于社責
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
氣也君南嚮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
食陰侵陽故社預以為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

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
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
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
樂瞽爲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
也詩云秦鼓簡簡謂伐鼓爲秦鼓知樂官進鼓則伐
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
云王通鼓佐擊其餘而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
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
旣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畜夫之官禮云畜夫承命
告于天子鄭玄云畜夫蓋司空之屬也畜夫主幣禮
無其文此云畜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
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畜夫必是主幣之官
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
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畜夫馳取幣禮天神庶
人非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
知爲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
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
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

7

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恆
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
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
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
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
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禮**政典至無
赦○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
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爲政之典籍也周禮大宰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
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
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
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
日有餘分爲入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
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
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籛氣
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
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

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
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
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
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
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曆乃以癸亥為朔是
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
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涵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眾

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傳以天子威命

督其士眾使用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傳山脊曰岡

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音崐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傳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

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傳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

王師者皆無治傳殲子廉反魁若回反舊染汙俗咸

與惟新傳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

一無所問傳汗鳥故反汗辱之汗又音嗚呼威克厥

愛允濟傳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愛克厥威

允罔功傳以愛勝威無以濟眾信無功其爾眾士懋

戒哉傳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懋音茂今予

哉傳正義曰義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眾
奉王命行天罰汝等眾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

得

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
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
焚燒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
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大帥罪止義和之身其
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汗穢之
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
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
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
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
必殺其汝眾士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
也。傳將行至于弟。正義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
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
殺淫瀆之身義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
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
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傳山春至害工
○正義曰釋山云山春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
崑山出玉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善也。傳逸過至
於火。正義曰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為過也

俱

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毗睚
而害良善故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
王猛火為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
傳殲滅至無治。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
眾之盡也眾皆死盡為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
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史傳因
此謂賊之首領為
渠帥本原出於此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傳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息列
反殷之始

祖入遷之書
史唯見四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傳契父帝嚳都亳

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

○亳旁各反徐扶
各反嚳苦毒反

帝告釐沃

傳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告工毒反
釐力之反沃

徐烏酷反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
馬鄭之徒以為商書兩義並通

傳自契至釐沃。正義曰自此已

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
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
以無經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
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
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
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爾十四至國都。正義
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
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
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
圍立曹圍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
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
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
乙是為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
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
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
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
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
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困之杜預云今梁

上

王

國雖湯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
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
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
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
為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士是湯將
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興并湯征與
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爾契父至
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
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
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生是契父
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
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
帝皆得言王是類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
上皇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
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
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
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
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

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傳告來至皆亡。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警也

湯征諸侯 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傳 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傳** 祇巨支反。**傳** 葛國至於葛。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

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作湯征述始征之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伊尹去亳適夏 伊尹字氏湯進於桀伊尹至於桀。正義曰

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

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間也。與此說殊。

既醜有夏。復歸于亳。醜

惡其政不能賢。故退還。

入自北門。乃遇汝

鳩。汝方。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

方至曰遇。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作汝鳩汝

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尚書註疏卷第八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湯誓第一 釋文凡三十四篇 亡十七篇見存

尚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

不意。陟在河曲之南。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為謚。或為號。號者似非其

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名支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

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桀遂與桀戰于鳴。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陟音而。

尚書疏

卷之八

湯誓

元文作尚書凡三十四篇十七篇亡十七篇見存

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作湯誓。

誓。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而，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敘其事，作湯誓。桀都至之南。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之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卽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而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而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師當是山。

草之地，歷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而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而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而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爲桀臣，慙而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慙懃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地，在至拒湯。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朷。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朷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

注湯一作其

來也補

不一
作弗下皆同

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謚言是也

湯誓

傳戒誓湯士衆

湯誓。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

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畧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傳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下

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

格庚白反

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傳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

命。益。厥之。反。下。同。殛。厲。加。反。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

穡事而割正夏

傳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

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

恤荀律反舍音捨廢也

予惟聞汝衆言

傳不憂我衆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傳不敢不正桀罪誅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傳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復扶又反

夏王率遏

衆力率割夏邑

傳

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

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

於葛

反徐音謁馬云止也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傳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日是日

註同

補

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

○喪息浪反夏

德若茲今朕必往

傳

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爾尚輔

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傳

賚與也汝庶幾輔

成我我大與汝爵賞

○罰音伐賚力代反徐音來

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

傳食盡其言偽不實爾不從誓言

傳

不用命予

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傳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傳

王曰至攸

赦。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眾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為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

喪

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眾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眾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為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眾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眾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眾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為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目曰是日爾時能畏若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為虛偽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眾也去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契始至一夫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為商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

尚書疏

卷之八

四

及古閣

尚書疏 卷之八 五

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為號，若取商丘為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為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為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邰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為豳，太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秦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比祭於一夫。祭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稱舉至順天。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祭有昏德，宣二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眾人守常之意也。○今汝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

也。湯謂其眾云：汝言祭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言祭至賦重。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祭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眾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眾下至喪祭。正義曰：上既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眾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祭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祭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祭也。所以比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祭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祭，疾之甚也。鄭云：祭見民欲叛，乃自此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食言之偽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尚書疏。

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也。○**傳**古之至勿犯。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生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鄭意以為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為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眾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隳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或如眾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社后土之神禪時

置

置

戰及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正音征又**作夏社疑至****音正**句音鉤句龍共工之子為后土

臣扈**傳**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扈**湯既至臣扈。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

音戶創制變制社稷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

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為夏社疑

至臣扈三篇皆亡。○**傳**湯承至而止。正義曰傳解

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

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

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制社稷也易草

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

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

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

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

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

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為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為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為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

崩下一有壞字
註遂一作逐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績子寂

反從才

遂伐三腹俘厥寶玉

三腹國名桀走保之

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

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

災故取而寶之。腹子公反俘音孚。三腹至寶

湯伐三腹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

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股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詰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誼伯仲伯作典寶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自三股而還大坰地名。夏亥雅反坰

故螢反徐欽螢反又古螢反

仲虺作誥

為湯左相奚仲之後虺

許鬼反誥故報反相息亮反奚弦雞反疏湯歸至作誥。正義曰湯歸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逐伐三股故傳言自三股而還不言歸自三股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股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疏為湯至之後。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日誥

疏仲虺之誥。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說

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通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湯誥召誥之類二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眾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眾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傳**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

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湯伐桀武功成也。謚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傳**恐來世論道我放天

手常不去口仲虺乃作誥**傳**陳義誥湯可無慙曰嗚

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傳**民無君主則恣情欲

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傳**言天生聰明是治民

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傳**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

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

邦纘禹舊服**傳**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

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纘子管反。應對之應。茲率厥

子

不一作弗篇內皆同

典奉若天命

傳

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

而已無所慙

疏

成湯放桀于南巢。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

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

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夏王有罪矯

誣上天以布命于下

傳

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

大罪

矯居表反誣音無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

典衆言為主也

臧作郎反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

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

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音煩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

有莠若粟之有秕

傳

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

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

莠羊九反秕悲里反徐甫里

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簸波我反颺音揚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

之德言足聽聞

傳

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

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

自然理

惡鳥路反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

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

近附近之近行下孟反

其一作以

矧申忍反補之

哉傳舊謂初征自葛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傳賢則

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傳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

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傳有亡道

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

盛雷反推土傳乃葛伯仇餉。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

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

名爲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

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爲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

湯爲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

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

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

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

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亳人乃報之非亳

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

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傳賢則至

之道。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

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

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

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

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

傳弱則至正義。正義曰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

爲亂國滅爲亡兼謂包之政謂擊之取謂取爲已有

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

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

爲已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

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

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

攻

亦在亦在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傳日新不
樂也樂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傳日新不
懈怠自滿志盈溢傳德日至乃離傳正義曰
脩德不息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
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
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
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
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竟典云以親
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
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
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
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或便也王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傳
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

足之道示後世中如字中或作予聞曰能自得師
者王傳求賢聖而事之王徐于况謂人莫已若者
亡傳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傳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好呼嗚呼
慎厥終惟其始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
其始鮮息殖有禮覆昏暴傳有禮者封殖之昏暴
者覆亡之覆芳服反暴蒲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傳
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尚書疏
卷之八十三
及古明

商書

湯既黜夏命傳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既至湯誥正義曰湯既黜夏王

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傳誕大也以天命大義

告萬方之衆人誕音但王歸自克夏正義曰告工毒反

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誥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

也

人一作民

害一作虐

誥諸侯也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傳天子自

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傳皇

太上帝天也衷善也傳降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

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為君之道若

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傳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

道教則惟為君之道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

方百姓傳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

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傳罹

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河反荼音徒

一作不改政

弗忍荼毒。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整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兆

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天道福善禍淫降**

災于夏以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

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肆**

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行天威謂誅之。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

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

云殷人尚白牡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

用

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云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圓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圓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摠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

請命。聿名橘反述也戮舊音六又力彫反

說文力周反史記音力消反穢於廢反

至請命。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為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

僭

飾也
補

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者也桀為殘虐人不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為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
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

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

華民信樂生
僭子念反惑也劉劄林反賁彼命至允殖正義曰桀以大罪身既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賁飾易序

使也
補

也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言天使我輯安汝國也

家國諸侯家卿大夫
反輯音集又七人反

獲戾于上下
此伐桀未知得罪于天地謙以求眾

心
戾力此伐至眾心正義曰經言茲者謂

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眾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慄慄危心若墜深

淵危懼之甚
隕于敏反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
慢過禁之愆他刀反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守其

蔽一作弊

亦一作元

咎其九反

補

常法承天美道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

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傳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

其簡在天心故也傳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鄭

簡閱其善惡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傳自責化不至予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傳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嗚

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傳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

亦有終世之美傳忱市

咎單作明居傳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

篇亡傳單音善傳咎單作明居。正義曰百篇之序

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

竹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傳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

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

后傳凡三篇其二亡傳成湯至徂后。正義曰成湯

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

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傳太甲至元年

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

湯沒而太甲代立。以其年稱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卽位。知此卽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祀。王歸于亳。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以此知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卽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遺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卽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詔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伊訓 作訓以教道太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

太甲卽位。奠殯而告。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尹祠音辭。祭也。

疏 惟元祀。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戚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羣。歛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卽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循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爲奠耳。此湯至而告。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服終。禮記稱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祠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祠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位告殯為喪主。奉祠王祇見厥祖。居位主喪。見賢侯甸羣也。后咸在。在位次。遍反。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音摠。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至稱焉。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

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少詩照反禳如。先君至禳災。正義曰有夏先君摠指羊反。祭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暨鳥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暨具器反。山川至咸若。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天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為政皆順。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之明其餘無不順也。

手于我有命

傳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

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傳造

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毫毫旁各反徐

扶各傳于其至自毫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

反傳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

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于桀故借手于

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

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惟

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毫故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傳言湯布明

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

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傳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

欲其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傳言立愛敬之道始于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

○長竹傳立愛至四海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

人反傳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

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

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

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

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

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于百姓

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于親令緣

親以及疎此分敬屬傳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

長言從長以及幼耳

先民時若傳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

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傳弗反傳先民時若正義曰

賈逵注周語云先民

艱一作難

古賢人也。曾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居上克明，言理恕。上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居上克明，言其克明。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為下克忠，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也。檢身若不及，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人，不恃長，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操七曹反。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哲本又作結，俾必爾反。制官刑，儆于有位。

傳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儆，居領反。曰敢有恒

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傳**常舞，則荒淫。樂酒曰

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音無，樂音洛。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傳**殉，求也。昧求

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殉，辭後反。

音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傳**

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

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于萬

反。注同者，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謂

有一于身家必喪

傳

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

道

傳

諸侯犯

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頷

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鑿在洛反頷魚白反

混乃結反隸郎計反

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

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畋

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則可

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醢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

舞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

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于貨色心殉貨色常為遊

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

諫疎遠者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

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

有一於身者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

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

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

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

政。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

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為愆

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為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

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

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

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

專為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

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葵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邦君至匡正。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雅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閭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 言當敬身念祖德聖

謨洋洋嘉言孔彰 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羊徐音

翔。聖謨至孔彰。正義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

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修德無小則天下齊慶

○資力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苟為不德無大言

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苟為至之訓。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

不作弗

戒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
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
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
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肆命

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徂后

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

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尹

放諸桐

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朝直三年

復歸于亳思庸

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

徙

篇。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
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
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
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
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摠三篇
也。不用至之禮。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
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
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王徂湯
葬至曰放。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
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徒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
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
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
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于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
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
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
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

戒太甲故以名篇

傳

戒太甲故以名篇
正義曰盤庚仲丁

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
夷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異
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
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
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倚

於綺惟嗣至阿衡。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
即位比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
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
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
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
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
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也。阿倚至之訓。正
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讓之衡
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玄亦云
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伊尹

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

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顧音
是說文理也。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
祇巨支反。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
為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
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
天下地之神祇也。社稷宗廟罔不祇肅。肅嚴也言能嚴敬

鬼神而遠之遠于
萬反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工暫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

業天下之眾辟必亦反
徐甫亦反惟尹躬正義曰孫武
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

前

之

息

道一作導

服

尚書疏

卷之八

湯古

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
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
禮法君稱臣名不稱名者古人
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
肆嗣王不承基緒

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

宜念祖修德不普悲反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

周有終相亦惟終徐甫眉反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

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先見並如字注同其後嗣王罔克有

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

業以取亡相悉亮反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

祖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

為君不君則辱其祖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

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

坐以待旦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

坐以待旦而行之音昧旁求俊彥音妹啓迪後人旁非

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俊本亦作無越

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

自顛覆越于月反本又作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學覆芳覆反注同

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

則釋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脩

尚書疏

卷之八 二十六

殷古罔

須
註同
丁

辭一作尋古嗣字

德夙夜思之。明且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

○省息井反括故活反。度如字。虞度待洛反。中竹仲反。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懌萬世。

有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嘆美無

病。音亦懌。伊尹至有辭。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

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

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

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

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

約之德。令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為長世之

謀。謀為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

又當以意往省視。久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

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明也。當

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且行之。則無不當矣。

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

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

美無窮也。爽顯至行之。正義曰。昭七年左傳

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

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不

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

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

道也。機弩至則中。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

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

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

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

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

王未克變。未能變。

尚書疏

卷之八 二十七

及古閣

傳未能至不已。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不止，真其終從已也。

傳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亦作誼。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狎，必爾反。後篇同。近，伊尹至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比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

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狎近至怪之。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過為善也。

傳王徂桐宮居憂。徂，入桐宮居憂位。傳徂入至憂位。正義曰：亦既不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

傳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傳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

六月三年服闋。闋音苦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音免。冕。惟三至于亳。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

前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葬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

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索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冔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六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冔而小祥。又冔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

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無能相匡。故

須君以生。胥。胥息。餘反。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君

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

之休。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

世無窮之美。疆。居。良反。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

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

德。故自致不善。履反。底之。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

厥一作元下曰

無一作亡

不一作弗

厥一作元下曰

無一作亡

不一作弗

厥一作元下曰

無一作亡

躬 傳 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

於其身 傳 敗必邁反徐甫邁反 傳 速召至其身

徵也 傳 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欲者本之於情

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

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 **天作孽**

猶可違 傳 自作孽不可違 傳 孽災迨逃也言天災可避

自作災不可逃 傳 孽魚列反 傳 孽災至可逃

妖孽皆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

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

則異物生謂之音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

名故為災也迨逃也釋言文煥光云行相避逃謂之

迨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

宗雉雉升鬲耳可修德以讓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

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宜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

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

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 **既往背師保**

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傳 言已

已往之前不能修德于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

終於善悔過之辭 傳 背音佩 **伊尹拜手稽首** 傳 拜手

首至手 傳 拜手首至手 傳 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

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

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

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

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

至于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

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

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大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哀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曰

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脩其身，使信德合

於羣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

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

教令，無有不忻喜。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

無罰。湯俱與鄰並有國，隣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

一啟祖一作烈祖

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後胡並其至無罰。正

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

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曰：待我后

後來，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

言當勉脩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

惰。懋音茂。懋，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為孝，以不

驕慢為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遠，以

聰聽德。言當至聽德。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

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

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

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為文。朕承王之休，無斁。

厭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傳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斁。斁音亦。厭於豔反。

無一作亡 下同

有一作所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傳**言天於

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傳**伊尹申誥于王。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

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

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

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民罔常懷。懷于

有仁。**傳**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傳**言鬼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

係一作保

艱一作難

艱哉。**傳**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

傳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治直吏反。注及下同。與治同

不一作弗

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傳**言安危在所任。治亂

在所法。**傳**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

故治亂在所法。摠言治罔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

與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

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

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

任。也。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傳**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

則為明王明君。**傳**惟明明后。正義曰。重言明明言

明君。君王。其為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于

猶是一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傳**言湯惟

厥一作亦

尚書疏 卷之八 三十二 及古則

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令善也。繼祖善業，當風夜度，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

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

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

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

言常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

於始慮終，於終思始。慎終于始，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

將終戒情，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

義求其意，勿拒逆之。

弗反。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

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

胡何至其正。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

貞為正也。伊尹此言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

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

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

則知心所念是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

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覆芳服反 補

傳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傳**成
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傳**成功至安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
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
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
者眾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限極以安
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邦其永孚于休****傳**
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
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傳**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咸

疏伊尹作咸有一德。正義曰太甲既歸于臺伊尹
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
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
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
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
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
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傳**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傳**咸

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
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
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
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
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
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經云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
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

尚書疏

卷之八 三十四

及古爵

厥一作其

尚書疏

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為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

還政太甲。

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告老歸邑，陳德以戒。

歸于毫，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于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毫之後，即告老也。君爽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告老至以戒。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于沃丁，立沃丁。

君

謀

尚書疏

嗚呼！天難謀，命靡常。

以其無常，故難信。

常

謀徐常

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毫，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于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毫之歲，已為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王即位，居毫，其卿士伊尹、仲王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宮，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毫，其文甚明。本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屠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得餘罪，義當汗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遷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釐王冢，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紀之耳。曰

卷之八 三十五

尚書疏

匪一作靡

傳

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傳人能常其德則

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傳九

以亡。正義曰。毛詩序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

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說大理。未指

夏桀。但傳顧下文。此桀為此言之驗。夏王弗克庸德。

慢神虐民。傳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傳言天不安桀所為。

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傳

天求一德。使伐桀。為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傳享當也。所征無敵。謂

伐一作代

正一作政

不一作弗

之受天命。傳享當至天命。正義曰。德當神意。神

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

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禘。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

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

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

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傳爰於

也。於得九有之眾。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

商。惟天佑于一德。傳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

以王。傳王于況反。下。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傳

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

二三。動罔不凶。傳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

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念反。僭子。惟吉至。

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

新厥德。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行下。色界反，衰微也。殺。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

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

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

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為上于偽反，下為民

同徐皆。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其慎

于偽反。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易以

今嗣王至惟一。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

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

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才，輔弼左

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

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為

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于民也。臣之

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

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其事須慎，無得輕

忽為臣之難如此，惟當眾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

尚書疏 卷之八 三十七 及古易

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其
 命至勿怠。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
 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
 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
 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言德至之
 義。正義曰日新者日口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
 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
 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
 新之義也。○官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
 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
 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罔命云小大之臣
 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
 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
 也直言其人字不見故據罔命之文以忠良充之
 也。○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
 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
 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為下下解經為
 下也訓民者訓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為民也顧氏

亦同此解。○其難至乃善。正義曰此經申上臣
 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
 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羣
 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臣
 亦當一德也。○**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德非一方以善為主
 乃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一為常
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
一哉王心。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
民之生。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
 寵祿長致眾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丞之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

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長竹。正義曰此又勸

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

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

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

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天子至觀德。正義

天子乎勸王使為善政也。天子至觀德。正義

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

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

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

耳所謂辭不害意。侯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

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

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立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

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

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

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惟周有

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

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

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

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

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

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

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

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

也。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

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

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

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狹戶

徐子忍，無自至厥功。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

反注同。戒王虛心待物，凡為人主無得自為廣大

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

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

婦不得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

以三公禮葬。沃鳥毒反。咎單遂訓伊尹事。訓，暢

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沃丁。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

戒也。沃丁，至作沃丁。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

咎單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

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沃丁至禮葬。正義曰：

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

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

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

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

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

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伊陟相太戊。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陟，張

息亮反。大戊，馬云：太甲子。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二木

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桑，蘇藏反。穀，工木。伊陟

反，楮也。朝，直遙反。伊陟

句，等流。及古，則

青
等說

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

咸馬云巫男巫也名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咸殷之巫也又治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咸又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又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爽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又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大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大戊伊陟至之子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于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大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伊陟妖至之罰○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搯之曰拱

大戊贊于伊陟

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算法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自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贊告至臣名○正義曰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為告也君爽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爽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原臣

名原命伊陟。三篇皆亡。**傳**太戊至原命。正義曰：言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摠以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罔命畢命也。

仲丁遷于囂

傳大戊子去亳，囂地名。**傳**仲丁遷

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顥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太戊至地名。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大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

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傳**仲丁

河亶甲居相

傳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傳**亶丁但反，相

有相縣，作河亶甲。**傳**亡。

祖乙圮于耿

傳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

。圮，備美反。徐扶。鄙反。馬云：毀也。**傳**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為圮於相地，乃遷都於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於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于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囂居，于相，謂居于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于相，遷居

於耿經言圯于耿大不辭乎且置甲居于相祖乙居
 吹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
 遷狀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
 毫鼯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于耿更遷一處盤庚
 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
 所為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
 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紀毀
 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置甲
 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
 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
 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毫鼯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
 盤庚自奄遷于殷毫鼯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
 經之書未作祖乙傳七
 可依信也

尚書註疏卷第八

